

朱金顺自选集

励耘文库
张健主编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朱金顺自选集

励耘文库
张健主编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金顺自选集/朱金顺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7. 1

(励耘文库/张健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29 - 2626 - 8

I. 朱 … II. 朱 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2568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张/18.5 插页/5 千字/390

定 价 28.00 元

总 序

木铎金声,中文百年。早在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建之始,“国文”便被列为学科建制的首要门类。1908年,师范馆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,延聘的教师多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大师。1912年,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,设立了国文部和国文专修科。1923年,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,改国文学部为国文系,并增设了国文研究科。及至1931年,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之后,又建立了文学院,下设国文、外文、历史三系。

历经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,北师大中文学科广揽英才,一时风云际会,鸿儒咸集,不仅成为全国中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中心之一,也跻身于中国近现代文化与学术思想重镇的行列。

大学乃大师之谓。百年以降,不胜枚举的大家名师荟萃北师大中文学科,杏坛执鞭、弘文励教。昔有鲁迅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黎锦熙、沈从文、沈兼士、顾随、余嘉锡、吴承仕、黄药眠、钟敬文、谭丕模、穆木天、叶丁易、刘盼遂、李长之、李何林、陆宗达、萧璋、俞敏、启功诸先贤会通开新,彪炳史册;今有郭预衡、聂石樵等一大批学高身正、享誉学界的后继者笃信精勤,鸾翔远翥。这些上下求索的前辈学人,不仅用智慧与辛劳、学识与著述,也用他们的人格与情操,共同铸造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百年辉煌。

学术当为大学的“立身之本”。北师大中文学科之所以常葆生机,与其自觉的学术追求不无关系。上世纪30年代,北师大成立国学研究所,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就曾中肯地告诫道:大学者,具有创造力之学府也,学术实乃师大之生命线;倘若学术不兴,则师大终将不能成其为“大”。

近现代时期的北师大,其学子多出寒门。生活上清贫朴素,学业上质朴自励,刻苦攻读、勤奋治学、务实严谨,蔚成风气。北师大过去曾有四字校训,曰:“诚”、“敬”、“勤”、“朴”。诚笃力行谓之诚,敬业乐群谓之敬,勤勉奋发谓之勤,实事求是谓之朴,精辟概括了北师大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气。而其中,“诚”、“朴”二字,更是百年师大中文学科学术传统的生动写照。

笃实求真而不务虚华,质朴勤勉而锐意进取;朴学与创新兼容,学术与思想共济;既捍卫学术家园,又保持现实关怀;既恪守育才与“树人”之宗旨,又积极担当中华文化建设之大任。百多年来,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厄,无论历经怎样的变迁,北师大中文学科以“诚朴”为核心的学术传统始终不曾断绝,薪尽火传般代代相承至今。

当今时代,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人们从生存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。大学在迎来空前机遇的同时,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身处精神追求有可能被物质欲望所“悬置”的社会文化语境,失去轰动效应的中文学科,不得不面临一连串严峻的话题——中文学科的发展,如何面向当今的时代?与时俱进的革新诉求,如何不被浮躁、功利的世风所裹挟?“诚朴”的学术追求与引领社会文化的重任,如何在喧嚣中传承、坚守?

有鉴于此,北师大文学院组织出版了《励耘文库》这套自选集系列丛书。在某种意义上,它们可视为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前辈学人们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回答。丛书作者均为本院成果斐然、卓有建树的专家教授。这些现已离退休的前辈学人孜孜矻矻、忘我耕耘,用数十年如一日的清苦与执著诠释着“诚朴”之精义,为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

毕生的心血。丛书所收录的论文,均系作者自选的代表性作品。这些写作于不同时期、关注不同论题的学术文字,不仅是对作者学术生涯的一次欣然回顾,也以浓缩的方式集萃了作者精深的学术思考和卓著的学术成就。更为重要的是,这一篇篇浸透着学识、睿智、思想与操守的文章,负载着传承百年师大优良传统的使命,见证了当代学者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与学术情怀。

这套丛书建构了一方精神守望者的家园。在这里,一群甘于寂寞的思想者,用执著与静思来面对飞逝的岁月和骤变的时代。他们身处喧哗之中,追求的却是潜心向学之中心灵的沉静。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和地位,但他们却享受到了精神的富足。作为百年师大中文学科悠久学术传统的又一批“代言者”,他们以其传承和光大中国文化的热望,以其诚信质朴、不懈求索的精神,为后学者树立了治学与为人的楷模。

先师鲁迅尝言:“人多是‘生命之川’之中的一滴,承着过去,向着未来。”在文明传承和学术进步的链条中,这套丛书的著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是为序。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张健

2006年7月7日

经历·治学·兴趣

——
略说我四十六年学术历程

春节过后,传来好消息。文学院领导要和山东文艺出版社合作,为我们这批退休的老教师,出一套“自选集”。这真是一个好机会,可以回顾过去,梳理自己的学术历程,编出一本总结学术成果的选集来。

乘此良机,回顾自己四十六年的教学生涯吧!

一

我生在河北省乐亭县一个小乡村里,十多岁以前,在家乡度过。那又是抗日战争的年代,生活极不安定,常常要跑敌情。在那种日子里,读了几年小学。

我们的家乡,文化极其落后,小时候除了上学的课本,没见过什么书。记得只见过有光纸印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之类,和人们从庙会上买来的唱本。读了四五年小学,也没看过课外书,老师教我们算术和国语,我们就是念小学课本了。

1948年初,我来北京,家住崇文门外高家营,插班考入崇内三元庵国民小学五年级。一个从小在冀东农村生活的孩子,进入北京这繁华世界,什么都那么新奇。每天上学,都要走过崇文门的两道城门,在瓮城的西南角,有一个卖旧书的地摊,出于好奇,放学经过时,总要在那里站一阵子,慢慢学会了用零用钱买旧书。对于小孩子,那可是个神奇的世界。1949年9月,我考入了北京著名的男四中,这样,每天要穿过半个北京城去上学。路上,要经过两处有名的旧书市场:西单商场旧书市场和东单小市旧书摊群。虽是一个读初中的穷学生,却迷上了新文学版本,开始收集毛边书,特别是鲁迅先生的译著。这是对我后来选择专

业和治学都至关重要的事情。1952年我初中毕业,当时男四中的初中毕业生,都期待着升高中,将来可以考取北大、清华。北京师范学校,著名的北京小学教师的摇篮。老舍先生是她的校友,著名作家刘厚明、从维熙,也是北师大毕业的。1952年北师大改变招生办法,大部分新生要北京各著名公立、私立中学保送初中毕业生。我们男四中应保送八名学生升入北师大,那年四个班毕业,每班分配二人。我当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我想服务小学教育也很好,就报名参加了。1952年9月,免试升入北京师范学校,编入男一甲,指定担任班长。

1952年至1955年,在北师大学习三年。学习努力,立志做一名小学教师,专业思想是巩固的。同时,也没有放弃新文学版本爱好,继续收集旧书。在毕业前夕,学校接到通知,要选出一批优秀毕业生,不到小学服务,而是直接报考师范院校。我是被选送的学生之一,1955年9月,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记得报考选专业时,曾有过一场思想斗争:我除喜欢文学外,还喜欢化学。是报考中文系,还是报考化学系?当时问自己,如果读化学系,能够放弃文学吗?觉得不可能,最终还是报考了中文系。爱好文学,忘不掉那些新文学版本,这是我的兴趣所在,是终生忘不掉的。

1955年至1959年,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四年,一入学就被指定担任学习班长,学习是努力的,基本功是扎实的。当时的大学,虽然是号召学生要全面发展,实则偏科现象很普遍。我本人除喜欢中国现代文学外,也喜欢古典文学。正因此,1959年6月在中文系领导宣布的毕业生分配方案中,我是被保送去北京大学新成立的古籍文献专业读研究生的。1957年“整风”时,我曾以学习班长的身份,给班里团支部书记共

产党员某人,提过一条尖锐的意见。由于得罪了此人,后来不仅撤了我的班长,还给了我个“团内警告”的处分。北京大学中文系,查出了这个案底,取消了我读研究生的资格。年轻时的“研究生梦”就此破灭,但研究新文学版本的兴趣,却因此而得以保留和提高。

1959年年底,我留在北师大中文系做了助教,被分配在写作教研室。1960年2月,走上讲堂,为外语系开设现代文选及习作课。如果说治学,从这时才算开始。此前的学术活动,虽然有过一些,但只能算做学习吧!例如,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,我们五五级同学集体撰写了《中国民间文学史》,晚清一章就是我执笔的。又如,1959年毕业前,我们同学四人接受任务,撰写了长文《西藏人民的最强音》,曾刊于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和《前线》杂志上。对治学,这都是训练吧!

1960年到1979年,我是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助教(最后两年是讲师),教过外系现代文选及习作,教过本系写作课,教过师训班的写作课;还组织过全校的作文考试,也为作文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补开过写作课。既然写作课是我的专业,那么治学主要在写作理论这个范围内,主要成果就是写作课教材了。但是,对新文学研究的兴趣还是极浓厚的。版本的收集和研究、鲁迅佚文的研究、鲁迅演讲资料的收集工作,也在进行着,但均属业余活动。对于本专业的写作学研究,极为努力,成果也很多。

1979年,北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撤销,当时教研室有九位教师,各自选择了有兴趣的教研室,进行系内调整。这对我是个难得的好机会,我申请调往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,得到批准,我就成了该教研室的讲师了。这样,我的兴趣和专业结合了,我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工作了十

八年,先后教过本科生的基础课中国现代文学、本科生高年级选修课五四散文研究、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课新文学史料学和现代散文研究,以及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课。1983年以前,主要是上课,除上现代文学教室的课外,还曾受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,与刘先生合作,讲授了几年写作课。1983年以后,主要精力是培养研究生,有硕士也有博士。要说治学,也许这十八年是我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吧!

1997年10月,按学校规定,正式办理退休手续。因为我手头工作没有结束,中文系又返聘我工作了五年。退休后,没有了教学和科研任务,因为积习难改,学术研究并没有停止,一切进入了完全自由的境界。退休时,我是中文系教授,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,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。退休了,一切任务没有了,学术活动全凭个人兴趣,撰写文章进入新的境地。

二

写作学研究是我治学的开始;写作课各种教材的编撰,则是我写作学研究的成果。

50年代末,是讲究服从分配的年代,个人兴趣要绝对服从于工作需要。1960年初,我走上讲台的时候,全国高校都没有写作课教材,我们这些年轻的助教们,是各自找理论、找方法的。当时我是参考叶圣陶的《作文论》、夏丏尊的《文章作法》和他们的《文心》的,讲过些什么,如今早已忘记了。大约到了1964年,教研室的同志们,都认为该有份教材吧,我们曾铅印过部分讲义,记得“议论文写作”是我写的。

1965年,写作教研室曾编过一本教材,当时我是教研室秘书,是这本教材编写的组织者之一,所以记得此事。书名为《写作知识讲义》,全书共九章,按主题、材料、结构、语言、修改、文风及记叙文、议论文等题撰写。我执笔的是《修改文章》《批改作文》《议论文的写作》三个题目。讲义全部写好,由学校印刷厂已排好清样,等待付印。可惜因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而没有印成,如今有一份改好的清样留在我手中,扉页上有“内部使用、注意保存”、“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指导教研组编写,一九六六年三月”等字样。这本供本系、外系一年级使用的写作教材,终于没能印出。认真说,这是北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建教研室以来,集体撰写的第一本教材,可惜没有印出,在执笔者中,如今有两位已经故去了。

70年代初,随着校内外教学活动的需要,教研室编印过一套写作教学参考资料,按文体成册,先后出过六七本。我负责编撰的《散文》《杂文》《修改文章》三本,均已内部印行。这套书在校内和北京一些学校、工厂、单位发行过,影响较大。此书的体例是:第一部分为写作知识,编写人撰稿,讲述这种文章的写法。第二部分是范文选,选“五四”以来这类文体的名篇。第三部分是参考资料,选名家谈这类文章写法的文字,以为参考。这套书虽为内部交流教材,但印得很考究,统一封面,均32开本,每本200至300页。可惜全套书,没有印完,因为有些计划中的题目没有编出,教研室的人员就有了变动。当年我以教研室秘书的身份,参与了这项工作,不仅自己编写了几个题目,还负责了其他题目的组织和编印事务。当时年轻,精力充沛,写作教材的编印,成为潜心治学的中心;同时,还有时间弄自己有兴趣的新文学版本。

1974年至1975年,学校要求各系开门办学,中文系到郊区办师训班,校内则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。当时认为写作课是有用的,而正好我们写作教研室在北京也小有名气。这样,北京人民出版社便来约稿,请教研室撰写“写作辅导读物”,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,这就是我当时的治学内容。但公开出版时不许个人署名,只能用一个“写作辅导读物编写组”的名字出版,头一本连这都不行,在中文系前边还要加上北京某工厂的名字。当年的编教材出版,就是如此艰辛呢!

翻翻当年出版物,有这样两本书:第一本是《写作常识》,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8月第1版;第二本是《常用文体的写作》,北京出版社1978年8月第1版。两书版权页上均无印数,但我知道印数是不少的,如今却都各只剩一本样书了,想再多找一本也不能了。当时没署名,也没报酬,叫你写,给你出版已经不错了。想想这三十年的往事,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就是如此治学的。

《写作常识》一书,是写作的总论部分。全书共八题,约14万字,有《表现的方法及应用》《文章的改动与润色》两题是我执笔的。但书中没有署名,也不留作者的痕迹,劳动成果全变成集体的了。《常用文体的写作》一书,则是文体写作部分。全书共九题,约有17万字,其中《村史、家史、厂史》《政治评论》《杂文》三题是我撰写的。出版虽则到了1978年,但依然不能署名发表,书还是用“写作辅导读物编写组”的署名出版的。实则这两本书的作者共有四人,已时过境迁,我就不提那三位合作者的名字了;这种合作并非自愿结合,乃是领导上指定的。这两本书是如此出版的,如今要翻翻,其幼稚和错误,是显而易见的。但在写作课教材方面,这却是草创阶段的成果,其中也留着我三十年前治写作

学的印痕。两书的出版,特别是《写作常识》一书,在同行中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1977年,全国高校恢复招生,这可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件大事。为此,随后在武汉开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,会上确定了多种“高校文科教材”,较为成熟的专业,定出的教材还不止一种。写作课各校都开设,但向来无教材,会上决定,教育部认定北师大中文系的《写作常识》修改后为写作课教材,而且是全国唯一的写作课“文科教材”。也许这就是我多年研究写作学,长期开设写作课的一种酬劳吧,我们的治学、研究得到了肯定。

《写作常识》经过讨论、修改后,改名为《写作基础知识》,由北京出版社1979年11月初版,封面上有“高等学校文科教材”字样。全书仍由撰写《写作常识》的四人执笔,署名改为: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《写作基础知识》编写组。但毕竟有了一点进步,在《出版说明》中,说明了各题的执笔人。全书共十题,我撰了四题:《叙述和抒情》《描写和对话》《议论和说明》《修改文章》。十多年来,我写过多本内部和公开出版的写作课教材,还是第一次在出版说明里公开了作者名字,也许这就是我十八年研究写作学的一种肯定了,尽管我的兴趣在新文学研究,写作学只是我治学的一部分。《写作基础知识》印数甚多,我保存了它的第1版,版权页上标明印数为33万册,恐怕80年代初期的文科大学生,许多都用过这本写作课教材吧!

1979年我调入现代文学教研室,1980年就为中文系一年级新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基础课了,按说该与写作课告别了,写作学方面的研究也该停止了。但是没有,命运是不随人的意志决定的。好像是

1980年,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,语文类1982年向全国招生,用广播的形式授课。教育部召集部分高校领导开会,确定开设九门课,北师大中文系分得两门课,其中之一就是写作课。任务领回,好像也没法拒绝,这门课确定的教材是《写作基础知识》,讲课人自然是刘锡庆先生和我,因为我们二人是该教材的主要执笔人。

1981年至1982年,许多时间又花在了研究写作课上了,虽然这时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,写作课已经变为副业,那治学的功夫可没少用。先是写讲稿和去中央广播电台录音,后是编教材和改讲稿,再后是开播后为若干电大系统的杂志写辅导文章。语文类1982年招生,经济类1983年招生,再后还有政治类招生,前前后后到1985年才算结束。这里该感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,这门写作课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,另请了主讲教师,我也就不必再为它奔忙了,专心治我的新文学去了。

1981年至1982年的那套写作课的讲稿,先是录音广播,后来中央电大还内部印过。我和刘锡庆先生是此课的主讲教师,我们的课时一样,每人一半教学任务。在讲稿基础上,修改成了一套写作课的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”。全套共四册,依次是:

1.《范文读本》,朱金顺、刘锡庆编,吴伯箫作序,北京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。我们讲写作知识,要配合讲解范文,特别是讲各种文体的写作时,更要讲解一些名家名篇。《范文读本》就是把我们的预备讲解和供学生阅读的,选了一本,供他们学习写作课之用。选文有“五四”以来的名篇,也有一些时文。它虽是选本,也费了不少时光,其中表现的自然是选家的倾向了。

2.《写作通论》,刘锡庆、朱金顺著,黄药眠作序,北京出版社1983

年6月第1版。这是我们讲授《写作基础知识》广播稿的修订稿,全书共十题,后五题为我撰写,它们是:《叙述和抒情》《描写和对话》《议论和说明》《修改文章》《文风》。因为前四题在《写作基础知识》中,也是我写的,如今再讲,再写,也并非易事,不仅要改换例子,讲法也要有新内容。这本书印数甚多,流传甚广。它第1版印时,为语文类第一届学生已讲过,是为第二届学生和经济类学生预备的教材,所以第1版就印了110万册。后来,不仅电大用为教材,普通高校也多用它为教材,我手边有一册2002年1月第22次印刷的本子,其实那时电大写作课早不用它了,印数累积已将近276万册,这第22次所印,还有8000册呢!虽然我早已让出写作教学的阵地,多年已不再研究写作教学问题,但是,我说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,我们的《写作通论》在八九十年代的写作教学领域,是有历史功绩的。

3.《诸体述要》,朱金顺、刘锡庆著,钟敬文作序,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。这是我们为1982年电大语文类学生讲授常用文体写作讲稿的修订稿。全书十题,每人五题,我撰写的题目是:《散文》《杂文》《论文》《思想评论》《日记·书信·读书笔记》。第一届电大写作课,上学期讲总论,使用教材是《写作基础知识》,下学期讲十种常用文体,同时讲解一些范文。那些文体写作知识,从交稿到出版,都迟了,虽然书上有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”字样,实则电大教学已不用此教材,第1版印数仅23000册,后来也没再版过。

4.《范文讲析》,刘锡庆、朱金顺等著,郭预衡作序,北京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。《范文读本》一书,收此类文选41篇,其中约三分之一我们在广播课中讲解过,有讲稿内部印过。为了与《范文读本》一书配套,